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六十九

序

送別序六

送吳子正序

龜山先生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與襄洽，成敗之跡，揅敵適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物，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惟唐虞之典，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謳詠，操筆移文，然後爲文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草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碑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

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江漢浩無涯涯後雖有  
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少卿馬遷之  
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爲庶幾於道外尚恨其  
有未尽者積至李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  
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實矣自漢訖唐  
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  
唱明道李寃聖人闡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  
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益於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  
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陽吳子正余之良友也博聞彊識  
於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  
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近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  
以飾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爲別以相規切蓋古朋友之義  
也故於子正之行輞書以爲贈

嘗聞永嘉僧澤仁者善畫松非無有生之材神與之妙直能譎  
衆畫之所工而兼之耳曰某工爲幹曰某工爲枝曰某工爲葉  
曰其工爲皮纏根節各師其所工而無遺焉故能名聞一時爲  
衆士長士之於學其摹有異於澤仁之畫松者乎善在師長師某  
師長善在朋友師其朋友善在匹夫賤隸曰某工於彼曰某工  
於此各遺其所拙而師其所工此古之君子所以道德無疵而  
功名日新過絕天下遠甚惟陋者氣足以相高辯足以相詆而  
智不足以相師故其道卒乎不足以相賢而紛然庸人以死也  
友人鄒至完修繫其志行記簡元該總授筆數千言立就斯可畏  
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无遠邇必欲收  
而取之儒者之澤仁歟元祐七年春僕卧病三封至完自潁昌  
不遠百里貽以書曰我數月解官室東南千餘里與子有一日  
雅宜有以遺我因以書至昌子聞食晦之說并昔蔡謨渡江緝  
彭蠡遂以爲號也而食之幾殆至完固儒者之澤仁然一亦有

爲善之言甚有以辨之

送印守張大夫序

少監張公

蜀居天下西南而印者蜀之西南其境西山之維千數百而東望京洛適四十亦可謂遠矣凡有志於此而不得行者或左出而居之孰無憊國之憂然其山列峽鶴峯其水都頭距西北十里而衝寒翠明碧如鑄每攀几席之會登高訪遠則東南寃盡蕩然無涯煙雲風霞出沒離會如出變之不可窮此真山水外觀之美也偶得于亭古柏修筠截截勁秀披拂鳴籟如端人節士日語於庭幽冥群花榮實以時如百工衆技程其機妙以迎悅世好此其下牖內觀之美也且君子無所好也不得其志者或寄情於攬游非累之也適以遺其愚州張公以脚輔之才初擬薦使非其志而辭臺臣以其辭在難而衆列之大司諫既直之以義而猶止遠麾山守臨邛清議禾平公治邛二年怡然莫作於下於斯景禾嘗一留清蓋無累可遷則雖有景亦無所寓

其所以遺也日以其力敏其政力裕於政惟李焉晝夜之交未嘗或息也許其居處於左右執事則日未嘗即臺榭也北牆之麓有屋焉其廣袤不過方丈其記不能尋貧無居者或陋之而公退食必居以李焉人莫不易之也既而榜之曰延議閣請之所以名則曰人生唯日不再至室則陋矣然林四缺而虛明全池漾然如鑑光之落南窓自賓於東而餞於西朝景暗而光明東名景往而餘照迴閣之南寥寥致故於一日之內餘景此矢其愛日以爲李也且古有帶經而鋤束薪誦書獄中傳受其好李亦至矣觀髀肉而泣功名向長安而歎宋顏試從事之失時日邪烏而念人生其愛日亦已至矣然皆志於功名而後勉其所爲一不得其志未有不顛沛其所李者昔人問楊子以吾妻久生將以李楊子曰李則不羨夫生之於人亦大矣而李者亦不羨况一寓景哉夫世之人非特山川亭榭之美功名就而富貴隆世澤厚而子孫光此非世景之羨者乎漸忘於此而失其

欲雖有榮觀不能遺其累也視公之卒汲汲未嘗不勉非若役  
於利而後為者聽其言則曰官職貴賤非李者之事也觀其行  
則浮沉進退漠然掌其心也推以勵其邦人之子弟也其政神  
明所臨有淑問某備幕僚實得而親焉公將歸矣故人朋友爭  
來有得於益也嘗告之曰李之爲君子事久矣而夫子以雅韻  
得其名雖四科政事文章莫加焉蓋至於此卒而措之皆未也  
公之文李政事優於天下矣而要其源始於善李焉夫待君子  
而不識其大者非所謂李也某方於李故叙其得於公者以送  
焉亦以其善告予鄉人朋友也

送錢節序

淮海先生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悔不願謁忌如  
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聚語笑終日去或邀同俱  
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數日不見至數決日莫小所詣大衝  
支徑卒相覩蓬輒慢罵索酒不肯已或登樓縱飲在醉各馳

卑驕去亦不相許謝異日復然率以爲常至秋余先浮亦絕淮  
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  
邑令演節之僚胥爲留數日余既以所學舌閑不售于世鄉人  
多笑之耻與余游而余亦不顧見也因閉關却掃日以文史自  
娛其不憇懷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惠兄弟數  
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晏小席叱  
奴使通即自褫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  
飲慕奕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二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奇  
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漫知余非脂韋泊沒之人矣客聞而笑  
之曰子二人者昔日皓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宴費十萬餘  
錢何敝也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薄之事不怡掩抑若處子又  
何拘也問兩間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  
也嘗爲若語其凡夫恩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

以至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  
殊觀哉漁父有云捨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僕狠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夫獨清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  
弗能久矣不意偶以之也而復何苦切切焉隨余而謚之哉客  
無以應一日節乞我補官喜未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爲送  
乎余比懷賦詩又重聽其意因序將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  
詞贈焉節吳越文穆公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也倜儻好  
事有父祖風云

送杜然中序

學士劉公偉明

吾友杜然中侍其親以來五州跨三周星然後歸琅琊而吾  
適得第繇京師還其將行也別不足道也顧情義如何尔今  
夫閭巷妄憲人之相與別也滿引劇勸歡戲感槩相賜映不  
忍上道至皆溢口咷終日爲留連計若將一不可折之為者

試問之少曰是嘗賜我以貨者也是嘗感我而不吾與者  
也是嘗居相與徵逐而出相爲旁午者也比取道于能幾  
何而旋已弥忘久則漫不省憶矣是何邪分義誠不足故  
往者虞部公來臨吾州士無賢不肖槩以一禮富之惟如  
清泚之映太虛萬象畢投而鴻影斯在吾於是時首出門  
下始與然中遊然中不以勢不均禮不亢而獨以友處我  
非徒無廢乎將迎之末爲與夫問勞之小謹而至誠篤好  
之心每有加焉中間吾嘗顛仆不偶矣仰首斯跕足斯  
蹠聰明耗於日侵之憂憊而異趣橫出更重然後雖其平  
日之所有彌縫殆甚而虞部公時出緒教以誘以接以至今  
日之成就蓋然中預有力焉其分義孰有易此者今君方  
將指歸期於數千里之琅琊而吾雖留此上以處姦尚忍爲  
閭巷妻處人戚戚不得已之態也邪固將以其歸預爲琅琊  
慶也且琅琊從古以來號善地背東海據青徐南連淮陽北

控淄川高密邑屋相望僅數千家牟臺環其西叢社臨其東其山川之勝則有浮來棘津負笈之鋪蒙作頰之沂山其故家遺俗則國於鄫城於向桓公南至之滑陵管仲脫囚之堂阜與夫蘭陵子游荀卿之所從事下至蒙澤林樊之鬼墟則丘明子野二跋王肅魯公之丘墓在焉魚鹽商販之所出入故其地阜繁去聖之居甚近故其俗禮義君於是行也順流千里之灘瀨車輶自而下輕帆駛揚若飛鳥度去而堂有榮耀之雙親日臨其側望琅琊故鄉如在目睫思平日遇逢游衍遨嬉之樂不在南闕在此陌可指期而至非若驥人遷客倦倦於別易會難而心瞀目亂以重一時之去思則君固未易以輕感慨動而吾輩惜別之多猶無以為也惟其臨風把酒發乎臺指故都荒溪古叢出沒高下於雲煙杳靄之間眺渤海之浮白指頰陽之傾西惝恍想像朱紅絃歌未泯之遺音焉夫消沉之遺跡躊躇轉念無与同此

樂者而退思五臣人廬陵一昔之會合恍若夢寐則是時尚  
異於生靈爲我寄聲無徒爲吾羨山不其送以序也又從  
而詩之

送段康侯序

濟北先生

故入什於夏君東侯得官桐蘆當具舟棹之曰頃至新城與相  
廬相望七里廟嚴陵鈞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足以足  
加痕報司徒霸書纔二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謂以買菜來蓋不  
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索苴身惟伯夷伊尹抑下  
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於名陵如道足乎已無求於世柄  
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舊故  
而牧放鷺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  
若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  
不類於民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  
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

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爲若之推可  
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未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  
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  
今女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入霸陵山中康既名誠是也恐人  
識之默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  
也然此兩士皆勝陵陵李生主是頭也非隱也夫陵何足高光  
武以方乘不忘舊故下丘夫乃足高康侯自然補之因復曰今  
康侯兒童勤古學問數以文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  
知古廉絜不阿白首栖栖以其諱終故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  
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李生足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愧市  
高莫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多秀民康侯嘗餘暇日  
其邑子自野逸士言而時察之得無物色有如康者補自唐考

送李文孝序

密北先生

皇陶爲理或曰其後有食木子得全於伊侯之墟者氏轉而爲  
李臯陶事帝甚言爲謨非如後出刀筆吏舍曰微纏榜筆則元  
以伸其喙也損李爲姓者按唐宗室世系亦臯陶後出五千言  
與易合下至斯事荀卿言秦逐客非是書異甚小篆有益古訓  
漢廣與陵頭膺固漢末有盛名言辭抑末也唐白賀爲歌詩奇  
怪翹又通儒李韓愈非文士伍然其姓蓋天下由晉魏而來王  
侯將相有大功業者尤衆以其頭也夫人而能言之而濟陰之  
李亦唐來宗室後始余未冠則與文老之諸父游今舍人公大  
夫公足中賢兄弟文老卒間言辟有家法非如場屋餘子准其  
所以應有司者是知古辛過焉而不視愧臯陶之意者比也  
目余卜緝居凡幼與游自首不改者十二且其術不利人人  
之所戒而文老獨數過之不惟不戒又悅焉余意文老年少氣  
豪爽外累殆忘同則悅不知其空不然以其諸父厚之故文老

亦慕余其可也抑余嘗以謂大樸必為器博長才則教化譬  
盈夕以作鎮冒珠璣无不可而工日之當琢珮珥十數然少不  
毀千章之木可棟可楹而匠謂之此足為枅構百然必不逝何  
則知其質之弃於狡小可惜也而物有友此者侏儒與人肩隨  
跂而蹠適及人肘歎甚距也則寧去之異塗布武爲尽其力從  
禽不及隼悵其速也則背而翔饑坐待用非以其力不足故畫  
也然則人徒見文老以其應有司者蹠先同率取首送柳文老  
自期不在珊瑚玳瑁之間蓋其有貯字孫賈爲人取羸而已分  
少者此拙於市蓋所謂非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文老其益務  
博季於文如藥驛平時儲百物凡神農所名可用以活人者闕  
一不可使夫一日來市者求玉泉五芝丹砂空青此亦在求羊  
藿豕於敗龜枯蠅此亦在要人之市我者可一二數哉之應人  
者如山藪不盡夫豈但蹠先同率取首送如是而已哉蓋孟子  
論一鄉之善士興天下之善士其所成就者異由其率有小大

文老勉之

送光祿鄭寺丞序

校理王公

俗謂富貴者聲利足以佚其志而以孝為難貧賤者無外物之  
誘而以孝為易噫是蔽一時之見聞而不足以語古今之更革  
先王之治君臣相與正心誠意於上而寓其教於万事視聽於  
下者以其聲教俯仰之條為之法度而被服食飲之際粲然得  
禮樂之意於形器之外方是時也窮理而以德役物尽性而以  
行同衆致天下好惡之仁而斷朝廷之取舍人不以辭藻為憂  
喜而以義命之得喪為榮辱達之於海隅万里風薰雨潤以類  
而成者槩始於三公貴遊之子弟則其勢不得以不賢於是以外  
知其厚薄而論朝廷都邑之士逮夫道德不售於上下無人所  
稱治書曰出祿之家鮮克由礼浸淫乎後世投四海之吏於簿  
書乃筆之中而治者無所事卒設有孝者不過求有司之筆而  
已爾遂以為枯槁間巷畊畝之人宜篤於孝貴遊者泰然華

而能受書則必以爲慚性离欲甚矣俗之陋也孰知夫道德者人有於中而資其言於外然後能知義理則爵祿不足以屑其意而所以繫世之治亂蓋貴而忘貴則賤能銷好德慕善之微而今有以服於下質而忘賢則愚能舊好德慕權之勇而教有以成於上爲貴遊者得之於耳目而熟之於腹心譬之水也源之近者浸灌深而流之遠者漸漬淺嗟乎教之失而勸禁不設於賢否人自行法而尚何烈於富貴貧賤之間耶雖然貴富者畜僕而有餘則尽間燕於講習貧賤者養父母而不足則喫思慮於衣食有餘者致其好易而不足者遺其憂難孔子論富而无驕貧而无怨者其不然歟至於豪傑无所待之士以窮理爲膏粱之樂而不知藜糗之可憚以尽性爲文繡之樂而不知臯布之可憚者豈復論夫勢之難易哉吳郡鄭君仲字榮緒太尉文肅公之孫以童子任爲京官極日月治六經百子而修繢靜約甚於寒生文章議論有過人之材渺渺乎未見其止而凜

凜乎如不及學問於余余愧不足以當之而幸其游以自助今去而官於咸平余期榮緒充之而爲豪傑而不以其難狃於俗則稱予所以賢榮緒之意也

吳高興可存

舉人劉公偉明

儀真高君與可尉安成之二年余還自京師始以桑梓之禮見謁入與可揖予於廊下卑情怡聲闢席而趨委蛇折旋口則躋躇若將授予使進而未已也蓋余於坐隅問勞狎至矣苟簡而就誠實若將引予以中道而不得殆旦止也去安成五日所從出而與可則治我者也之所以從出則屢冀在焉者皆緣於民之籍故賓主之礼宜有所不行以沿我則外有等閭有差府帥有隆殺之殊警教有違從之間故賓主之情宜有所不通至於其其所已伸損其所甚益相與傾如故之蓋於期頤之頃挽不前而又推之則獨何以得此於與可哉與可德望人也往吾邑甚勤倦未嘗有慷慨之意其所作爲尤冒取輕脫之嫌而得公清

廉平之實亦代且去以爲肆而通矣輔復如旣以罷任聞人皆  
以爲惜苦獨以謂榮謝之委來猶四明之運雖一息不留而被  
有攬目前之小快而不知冥冥中有日徂一憂一不得志王謂浩  
物者之不子畀其不近命乃如此今與可之未氣不拂鬱而舒  
色不憔悴而愉駢然一角如斯鳥躍不東下而不可羈正有菱  
芡段蒲魚鰐鳧鳶水產之譸而入陪潭鯉鯈之出沒而窮其變化  
睇狂瀾之奔放而寓其感慨鵠有酒軸有詩則吾知與可中有  
以自得爲在乎此也方今仁聖在上用人如不及雖寸長片善  
必錄以與可之智能誠靈獨何能人坐以處也他日華衣高軒  
理要權任一方之守則其勢當方倍今日之罪云安成言行如  
轉丸遂事妙發機之所乘拔惟取然後時則其遇當方倍今日之  
罪去安成是在莫可也吾於斯時方一以故人之礼見與可於  
睽離曠蕪之亭誰善言文雖一以爲喜三以爲賀則與可不謙  
尚能追念安成詩乎

送邢居實韋

麥山先生

始吾來京師得邢生於時吾不爲今學德約俗閒游皆解敬族黨不親生不預計世所好惡數從重客過一程窮日而後去此是若數歲工之從吾游者始若慕向經以終寧昔欲唯其面而今願交去來紛然生固自勞也生既出游於世師儒達人皆大父行天下望士忘齒屈勢與之交好譽聞其偉元祐元年春生從其親出守漢東出之知生莫吾先於其別請以善贈夫君子之取人原其本其弃人待其定故取之於始達棄之於始喪吾始得生年十五天識度氣忘已如成人有其莫也如木之始生玉之始鑄顧其所成就何如耳生可不勉乎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在人之朴率人之耳目誦其師傳當李之說從俗之文字數万言其爲士之業盡喪矣大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尊其聰明廣其見聞所以學也正志充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如脫繩耳察其形模

而生之不待脩飾而成器矣求為相聲豈其可得乎昔者子  
孔子謂顓黨童子非求益乃欲速者也生則居位行則先人其  
志盈矣无以復加矣而顓黨童子後无間焉子韓子謂張童子  
曰長與少異有成人之礼焉童子之所學不足當之宜息其已  
學而勤其未學可也童子以數歲通二經則奇矣使四五十年  
不加又何奇而張童子後無傳焉吾年如生時見子曾子於江  
湊之間獻其說十餘万言高自譽道子曾子不以為狂而報書  
曰持之以厚吾之不失顏子曾子之朋也吾以為君子之  
言可湊古之學可道今之學可戒也以為子別

送海若赴宣州序

斜川居士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陳薛大夫黃霸自二十入焉  
永相聲名減於治郡僕以謂此才有所短不足以成業者子文  
涉兵於聯故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幕終日而畢殺十  
人貫三人耳才則美矣柳子文君子也妄於故國之舉里務殺

聞而困於博士止於執戟若於蘭陵有言之罪也有言薦以為安  
閣而置之冗散爲以爲使者而用爲州郡王者過也公天子廟位  
向心儒術自左右僕射至於百執事過半以文儒居守立朝無異聲  
宰相伏猶侍郎將軍小鳳毛侍中獻報斂與夫壘二封要復令主者  
今皆無有而先生之才之行久勞于外此非王者之還有可之罪也益  
昌平素齒衝賢至大夫車轍騎馬相尋如經道路之評允於  
月旦若先生之才之行有司雖欲自同寒禪亦不可得皆取  
器通獲用於漢而謂弟子古人尤顯於時先生行美如某寧  
未能無待也

序

送別序七

送程公明知縣序

賢良公

傳曰孝乎推孝友于兄弟誠然有政是亦爲政矣夫政之成於人也豈孝能盡之哉取其誠而已矣夫人之爲善不因於名又因於利名利雖不同均於有所因也且作而有所因已非誠之所欲爲也求其成功亦難矣故聖人以孝爲德之本是欲誠於德也仁義禮信非無益於德也四者施之於外也故有假之者焉有強之者焉有不得已而爲之者焉安能爲德之本歟若夫孝則施於親而已矣此生於性而根於心中之所樂爲精神之至無往而不得也豈有取於名利哉凡爲孝而主於名利是以孝欺其親者也此衆人之孝非聖人之所謂孝也今人之所爭而古人之所耻何暇及於政吾知府承議子識高明所居坐一忘寧

深厚久而不忘天下知公之善治也孰知其所以然哉士大夫  
相傳公善事父母既極其勤又盡其慈愛雖飲食起居不忘其親  
既壯將老慕之益至而鄉人知之者益稀夫爲之既至而知之  
者稀是爲其實而不爲其名也是能至其誠者也於從政何有  
故其貢爲廣都縣遭歲旱蝗生由將禍矣公於神潛取蝗吞之大  
雨立作掉蠶盡死穀亦大豐及爲威州夷人數千相聚叫號  
郡奔駭有欲以兵攻之公曰不可乃單騎過橋究其所因諭以  
禍福人人感激拜跪而去二者不誠而能之乎因公之行書以  
爲別使天下知孝之有益於政者本乎誠而人所能行之者自  
公始

送王觀序

魯國先生

紹聖丙子歲予官益陽始從至安王觀復游方是時其父已如  
擊石拊石誠非世俗之樂獨音節未和耳其後四年相會於南  
隆復得其父讀之遂覽雍容調暢取意論事益有條緝無幾乎

八音克諳血猶奪倫者子方聾然冥之求其說而未得或者便謂涪翁在黔中觀復以詩書相切磨涪翁奇之相與反復論難因書柳子厚効淵明古体詩十數解示之俾知昔人文章低昂踈密之節疑其有得於此是未必然若視觀復比來日益就道蓋更事愈多見善愈明少耳銳氣掃滅殆盡收斂反約漸有歸宿宜其見於文字者如此吾何以知其然也人之精神何與於琴而幾動於心則歎應於指自然相合有不可詰者而況於文乎文主於氣氣孰而文和此理之波然無足旌者蓋涪翁所告署法也余所論者理也生之以法而觀復又曰進於理今其歸也自言從蘇子於湘南過涪翁於宜城又將盡得其所謂法者則觀復之立意特如是而已耶觀復其勉之哉

上任德翁序

時年十五

同前

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袍畫不帶履游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往輩出有少年書生曰古子不著

論責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勅書  
棹三十里草木麻縷發舟登岸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  
嗟異之再見而禮與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數誨款客某  
處之不能自安迺躍而詣之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歸報漢  
吾欲脅肩趨大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  
可是小人之子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恐震奉者以血賊其  
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俠客之報也吾將卒文鋒礪詞  
鍔庶幾超脫蒼蘿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  
也出任公之門不以是報公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某  
因書以爲序

送李德固還廣南序

王臺先生

紹聖初天子銳意於治以謂人材莫先於太學於是尊經術崇  
三舍以追復先帝之志四方之士競繕而進者幾三千人僑東  
南之士居多蓋其來也去父母捐墳墓辭妻子誓欲得富貴而

後返如苦舍乎不復言歸鄉書至不發視輒焚之曰徒亂人意  
苟時命大繆往桂至百首而不返者而吾西南之士則不然其  
性樂而不能苦其情愛而不能忍以去故鄉而父母兄弟之念  
起則雖富貴不能動其心矣由此觀之無怪乎東南之士多也  
李生廣南人也來太宰踰年遽告吾歸蓋有合於吾西南之士  
而不爲東南之所爲乎故喜而書之

送蘇伯修歸鄉序

平臺先生

元符二年九月蘇伯修失解西歸取道漢中其友人王賞別而  
告之曰子過漢中有所謂將壇者子知之乎韓將軍披鐵之舊  
地也初漢祖欲拜大將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一軍  
皆驚士方未遇間巷之所侮辱其俗之所嗤笑一旦得志彼未  
有不失色喪情者也淮陰少年方剗項紛爭之時不出一奇節  
以自見於世其爲人固不若樊舞陽屠狗之勇者也信方微時  
雖少年尚能折而辱之及其貴也舞陽俱爲列侯乃曰子幸

臨臣其欽畏如此由此觀之遇不遇天也閭巷世俗之輕重安足以爲笑辱哉子歸故國亦必有淮陽少年者橫笏與較

送鄉人游鄭客亭

王臺先生

予鄉人任時中程子發來京師踰年未入太學試予有司連不得志聞者翕然嗟三二人之言曰：「卒之不修志之不篤予之過也非有司之罪也」乃欲遊卒于鄭益勵其志予聞而壯之且今之士責已也輕持人也周一黜於有司則有司得罪吳子能不以其罪罪有司良可高也予其勉之哉予因予有所感夫春秋之時鄭介大國之間蓋嘗譽其犧牲玉帛受盟于四境以圖覆云之不暇予之困厄而適茲土其必有激也今天子尊經術作人材天下郡縣並立卒校可謂盛矣予為我觀諸鄭復有昔時挑闔于城闕者卒先之矣其游于卒校者亦將有攘臂慷慨談論執政者乎予為我謝曰茲道廢久矣二三子其無忘古之遺風予將西歸過鄭而禮焉

送成都席帥序

王臺先生

肅公治蜀之五年詔書移鎮平涼賞送別於泉磧橋上而言曰  
契丹大國也中國奉幣交懾爲兄弟靈夏小國也臣服於中國  
大國富強其勢爲難動爲中國之患大小國迫蹙其勢爲易危  
爲中國之患小然契丹自澶淵講盟屢脅再和之後北邊無徇  
突之讐者百有餘年夏人自元昊以來服叛不常五路有兵而  
內引百郡爲助敗兵蹶將困於雍乾者累世而不息此其故何  
也今白契丹破滅議者謂西方可傳檄而定是亦弗思耳以前  
日之勢觀之爲患大者反興足憂爲患小者乃深可畏無足憂  
者易云則知深可畏者爲難取也大抵國大則有所恃而不戒  
位分太嚴而上下不交法令太急而百姓不附故其強易弱國  
小則無所恃而常懼其軍民之勢猶一家也相鄰相救謀慮日  
深故其弱難犯平涼四面無險阻號用武地若朝廷無深入之  
計爲守而已則苟若欲求朔方故地則爲執事者不可不慮古

之人欲謀之入國者必有素定之策伍貞之於楚分兵以襲之  
充國之於先零持久以服之夫無謀人之智而使人疑之拙也  
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况夏人今  
有脣齒之憂耶為今之策匿形微備使之勿疑焉而後可以有  
爲也賞罰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送閻丘時舉京

李忠愍公

部使者之薦真也有公有私而得之也有榮有辱余嘗評之有狃以勢  
而薦之者有陷以利而薦之者有媿以譖諛而迫以親舊而薦之者其  
薦之也私也非公也其得之也戾也非榮也非此族也其薦之也非私  
也公也其得之也非辱也榮也閻丘時舉之塞元城也恩威並隆而民  
以畏愛應之令行濱舉百畧怡然凡其父老莫不以手加額為禮未知  
與魯恭卓茂董勲伯勳仲部使者能之辟爲萬吏將頌焉猶以謂位因  
其季而效未修也乃萬子朝然則其薦之也非狃以勢者非罔以利者非  
以譖諛而迫以親舊者也可謂公矣而公之被是薦也可謂榮矣明

天子在上躬仄席之勤切切然以人才爲念而三執政又能相上意招延英華而峻處之公聲名盛矣甫司諭公爭得之門下其亦慎所擇哉異時之榮固又有大者焉余於是立孝之亦奚少媿

送勾龍行甫序

謂脉先生

某辱與行甫游行甫被召而東謂某曰我有不腆之文在先生其試觀之余既還其文而告之曰閱其深然後可以造其遠究其志然後可以挹其難余因行甫之文重有得焉晚周以來以文受命于天而得天下之正統者僅六七人唐三百年間所得者才三人耳吁何其難也夫以今日之耳目而窺乎千載之上從而汲汲焉議之吁又難也嘗從味古人之風致而文章之聲貌可知已隱闕悲則引忠直拙回今若將詔百神而憲上帝也則知其爲屈平之書雲門五絃六英咸池雜然並陳而不亂也則知其爲大丙之書游無窮之途馳不極之野雷若激電瞽若風雨也則知其爲左丘氏之書抑按古今毒慰母故祝國家之

天下墜上爭望之餘，察之灰然也。則爲塊石剛鐵也。則知其  
爲賈少傅之書，清峻孤潔若晝，早師若齊于廟，若將大裘以祀  
上帝也。則知其爲太史公之書，控引天刑，穿六人物，延才復閣。  
殊文跪采之橫旨，截施比洪寶，重器神姦，性物之賽，卷之三擊也。  
則知爲司馬長卿之書，倚道德撫仁義，言證善而事窮，隆辭也。  
神龍之十言，十當也。則知其爲揚子雲之書，吁其極美矣。斯文  
也有以盡天下之變也。建安正始江左之風，詞氣輕靡，意刻促  
弱，其間無卓然獨立之士。正如鴈鷗膾能僅以一兼而未從也。  
唐之興，李青之皇甫持正，李義山之流，亦復雲麗風駭矣。殆未  
能盡天下之至变。若夫曾游三代之上，踔往百家之外，蹠轡而  
長馳，注若飛歛若裂影，如電之足，欲生而不發也。駢猝指事來  
無定方，往無常所。若舞者之追逸響，赴危節也。鋪辭散文，天矯  
曲折，若蒼虹赤螭之游，素宵降扶風，激凜風而澤万物也。吁其  
陳矣。此斯文之正統而天下之至变也耶。杜甫韓愈柳宗元是

也自卓陶伊尹周公孔孟數聖人者之作明而隱肆而休直而  
迂其言憤憤平其和其節簡乎其不亂也殆以正統存焉有漢  
氏以來正統分矣流離於晉魏牴浮於南北唐之集凡三百有  
余年不无曆元和之間斯文之統絕而復續此得其全者僅三  
人烏乎何其難也欲以推密繫在虛吹相和爲足於樂而不知  
咸詔凌武之聲則野谷以疊音綴壤編以表莊爲足於文乎而  
不知露光漢龍之綺則陋欲以皆極乘押采緜爲足於文乎而  
不知杜甫轉角拗宗元之作亦已嗟矣吾觀行甫之作殆別有  
得於此因其策也書吾之所嘗從事者而告之

送滕行可序

龍溪先生

滕行可吾國之偉男子也爲人慷慨有大節讀書屬文皆得其  
人意旨江南人以經術自縕行可獨以任俠落魄於鄉間爲會  
交報仇事成間行引去不取其直或得錢與人滿散之盡其貧  
不能自業者輒推其所有贈之不爲毫髮計頃以此人亦樂与

之金錢爲壽嘗舉進士試春官不報即升去益自放內水間累以歌詩詭佐自娛累至數千言以初不經意遇其公處便擊節長謡有如醉暢人亦無以命之故不知者往往指爲狂生知者不過曰是特少年之雄尔今且壯矣嘗折節自苦務爲奇書余以爲此非善論人者士之能以功名特見於世者貳而已使其曲從如環委折如草緩急安可倚哉蓋所貴於氣者不在於區區操修而在知其所用僉百練天下之至利器也以之逐鴻鵠觸鷹犬則失其所用今宿疆之師比出於坐職而狃於靈夏朝晉之上思得非常之才有如丘戶斬逐穰苴完相如之壁折朱雲之檻那豪於氣意孰能爲之行可其勉之哉余嘗謂行可於京師五年始會於婺原傳舍酒酣悲壯義上衝冠余以是知丘戶日言江南之豪能以書生立事者必吾行可也故於其陞列不以曲客取之羞爲可諱而以古人之風望行可云

送何酒洲序

九峰先生

元老少時讀史循吏傳以奉職猶無自中人能之宜其歎也嘆  
多而司馬氏史記班氏漢史所紀止五六人范增而下至死誰  
也然猶率不過十數人意其是非取舍時有要漏不損見而盡  
出之及游京師六七年往來周秦楚鄭之間所見若聞公卿大  
夫士至多可喜者不少然求其追配龍黃溫然以循吏舞者蓋  
未之見則遂以爲古循吏實少而史所傳可信不妄今之世其  
無是決也未幾有以英州何公大夫石橋詩相示者元老驚焉  
問其盧明日見之望其良肅而溫聽其言質而有理觀其意寬  
厚而愛人退而察其爲人忠信豈弟外內惟一無不可愛知其  
爲長者也口而聞之大夫之刺廉與英皆視民如子折至有能  
靜治行賞爲天下第一則爲之歎曰吾未循吏於世矣乃今  
始得之由是復疑古循吏未必少而史所傳未必信自悔以淺  
量當此丈夫也其後大夫移刺晉州而元老爲之民大夫之  
爲晉州也如元老所聞於廉與英且又元老之所親見之傳于

其爲循吏矣然元老嘗從里人之後見于左右得日間其所未聞則大夫之贊又以夫不止爲循吏蓋穀然端亮之士也自元老之論大夫于今又五年而所得循吏尤加於其初史之所傳姑又咎之則大夫之取與益可貴故元老嘗謂使凡與上共事者昔克如大夫則天下無不治然而如大夫者不易得也則又謂大夫宜在朝廷使天下被其澤不宜困於一州使不得而偏安於其去眉州而來京師也以為當幼畀於朝廷然且不敢必有梨然端亮宜未易遇合也已而果出爲泗洲夫水一也王者爲雲雨下者爲波澤雲雨之所施者遠而陂澤近然而水豈有擇於上下哉大丈夫不爲公卿則必爲列史有民有社亦足以發其志大夫之志有以自樂而元老猶云云不口者非私於其所重也顧循吏之不得見歎里之長老不借留之惜其不遂立於朝廷而復四人獨受其賜也故言

吳鄒志新序

蘭陵先生

未以紹興二年負罪貶嶺外道過臨川少留志新山宣賁記  
百里勞余於曹山佛舍一見如舊識未幾志新之子次魏亦至  
次魏少年有声場屋間袖中出所爲文清雄雅奧有作者風而  
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四年某蒙恩命歸抵臨川志新父子來  
迹於境上余感其意枉道二百里相隨至其家爲治具三日時  
送客皆止於宜黃獨志新追路至城東角上歲一遣介持書亂  
問安否又四年而志新自臨川至志新剛介少与不交世事弃  
迹杜門雖鄰墻不相請謁乃獨願學於予流落衆人藉蹠之  
中別去數年相望二千里外一日具輕舟臨門墮刺繡眎引喜  
倒衣從之執手握手燭相對接語通夕恍如夢寐蓋留十日  
而後返也某謂志新曰爭名者必於朝爭利者必於市今天下  
之阨窮遺佚於車轍馬跡不接乎朝市如吾志新有幾希矣東  
馬梯山乘桴蹈海探穴搏猛虎之頑濱瀕河學驥龍之領雖機牢  
當前抵冒而不顧然後入手爭先有力之強者志新惟無所求

也。故千里命駕不於朝，不於市而過。余於雍齋之間，促席晤言，不及榮利與盡，而反翻若虛舟。此天下之奇男子，非世俗之所能量也。余何德以堪之？酒行，書之以識，別云。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

新刊  
明朝三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

序

哭別序八

送教授蘇公序

李士部

其讀浪之文至醉贈張祕書留孟東野嘉疾生至等第知愈与  
二三子游從相得之樂槩見於此其志渝其言舛其文慷慨可  
喜其自視天下之樂不能易一何壯也至其一旦違離則相視  
若不勝欷抑感慕之意亦槩見之於文辭如寄皇甫湜贈張籍  
詩寓東野書咨嗟涕淚丁寧告語有類兒女態者愈之剛明俊  
偉顧乃如是蓋宗工鉅儒非惜重於天下之士則無以明兵道  
士不得宗工鉅儒為之依歸亦無以託其名二者其相湏常切  
而相遇常踈以相遇之疎也於千載之間適相值焉其志意之  
合固有不可解於心者其相得也以為樂其相違也以為悲理  
之當然無足怪者東野籍湜之徒愈明下士以愈之懸懸於歲

子數子於愈徒可知也某以大觀元年肄業郡庠寔師教授蘇  
公公之卒出於韓愈其文醇深雅健視愈血愧而收接後輩假  
借謗撻不少所長格物嘗詰其學者爲文要以師古自成一家  
之言俚近不根之辭非文也子其道所看其再拜受教時方屈  
折文字間以從有司之求未能詳究悉達去李春試二庠偶爲  
有司收錄因自私幸以爲西歸之日將得畢志於李子趨兩丈  
率先生之告訓以償其宿昔願望之心旌幾他日得自附託如  
東野藉湜之徒於愈者今則先生受代而西矣其之歸未踰月  
一至郡再見於李晦先生誨之益加而其也未及進所有以求  
教誨之万一以卜其他日之何如凜然遠序下其感槩亦慕  
之意視衆人當如何哉某嘗謂人之於文固不可無指授至於  
工拙能否則在所自爲詳之秦人適越不知道之所從往則必  
問途於知者必引而示之以舊道然或至焉或否焉其  
至者必目隨而不止者也其不至者心怠而不進者也士得當

此大儒爲之指授，苟能遂進而不止，則其所至當不偶然。其或怠而不進，雖日相授猶弗覩也。東野藉湜之徒亦常於愈之門能使其文表現於後，毋蓋其能自進如此。豈必日接牘而後爲相傳哉？其不肖何敢自附於數子？然先生所以獎借訓誨者厚矣。今既不獲日侍門下以畢其業，願所勉者朝夕自勵尊承前訓奉以周旋來近古人。万一以無辱大君子之知而已。此乃先生素所期於某者，而某區區所欲以仰藉先生始終教育之賜，庶或在此。故於行也併謫其說以獻。

送郭潤伯赴廷試序

確園先生

唐宣春盧肇貢于京師，同時預薦者百數十輩。守宰礼錢長亭肇貧不預，則休鞍道旁以俟。人有耻之，明年廷試，礼部王侍郎起提文衡，訪人才於李丞相肅公。公曰：如盧肇豈可不与？及第榜揭，肇第一。守宰奔走帳飲光華，競渡間作肇郎。席賦詩有果然等，得錦標歸之旬。唐距今數百年，吾儒登科者無慮數百輩，其間

貧富今熟計亦有之但不身見爾潤伯憂薦垂勲聲利兩因將  
朱墨挑闔若道凍餒而已癸酉類試吾邑天荒獨閨伯与史浩  
勦賊分礼部鄉人榮之曰是豈爭名者觀潤伯之達則知造物  
者終不困於吾儒也東裝以東漫東叩明邊遑乞貸朝夕趁起  
齋嚮望奮途貴人一二呼呵之而不可得退求其所以附託而  
東者超乘而推墮車爭船而指可掬乃憤然投謁郡侯師先生  
暫顧而青雲平地一諾而万里咫尺歸語其事於予喜且欲屏  
予謂肇之因於宜春而伸於王李二巨公肇之名至今不朽王  
李之美事宜春之魏色予與之耿耿於一載下潤伯特達逢遇  
亦今日之虧溝也故肇其事以贈行然惟有一事相悅異日青  
雲得踏寒士相赴慎勿忘休較道左時

送黃元齡歸南盤谷序 曲肱先生

冬裘而夏葛渴茹而飢恭嗜好取含喜怒哀樂所便以為安所  
惡以為疾人皆有之不俟分疏自解而後渝泊莫之隱展禽之

仕伊尹始農而後相孔孟環轍周遊如冷暖飢渴當然  
爲龍激進退處了無可疑聖賢動靜之迹兩途而行道之心  
一致秦漢以來固有合於聖賢之爲者至度出處利害擇焉以  
自居進無可觀退亦未足甚高於是曰處士之名謗國者也大  
都士之出處必待辯說許較而諭爲不進矣山食薰壽元齡用  
其率爲餘子餘于大治終更而去也告其友曲肱寮熊某曰我  
平生讀書老大未有所就顧頗喜李原歸盤谷時韓退之爲序  
我有山居號南盤谷我將隱矣公能序且歌於我乎予笑謂之  
曰李原不足道獨倚韓公以傳然序稱大丈夫或指誰何併給  
人把持羽旄器物與粉黛嬪眉妍好謂退之盡以謂壯則不可  
知若處處不能不芥蒂於中退之又爲之辯說用是不遂而歸何  
小小耶周續之云馳心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殊致兩而不朝  
亦豈穴耳元齡器度素識行且用世若問津於夷易之途養志  
於恬淡之境進不祈功退不近名則通都大邑皆南盤谷也不

然山林乃樂音憂樂一大都會君獨安取慮乎子文字不乃退之固也至論士大夫出處則不以退之爲然於是歌南盤谷以送之離離兮秋英露溥溥兮夜零雨有盤兮何許風嫋嫋兮邇征斷崇岡兮迤靡靡蕪牧勞丁寧呀澄洞兮汙漫塞岫幌兮翠寒樾舍綠兮掩冉畦蓀茹兮闢干牛羊下兮散平楚暢夷猶兮容与彼迷途之回遠兮盤吾樂兮斯翫客揆君之衷兮豐仁義兮無兵冠切雲兮珮明月懷文韜兮連城偉達人之大觀兮曾何累於去來兮姱覩以闕闕兮亦優哉而游哉陋誰昔之窮寥兮驚龍辱兮梓焚南之盤兮幽幽盤之雲兮其出油油君子歸兮不可以久留

送友人遊學序

思齋先生

天下之言賢不肖不啻若死生晝夜之易分也而世之人不能察者常十五六能察者不過四五而已就其能察之中而問其所以為賢尚所以為不肖而能言之者蓋無一二也夫能知而

不能言非真知者也無見於其中而姑意之是矣意之之言與見之之言不同見之者疑之不惑究之不窮而意之者以是而寔非一叩而不能應也故凡叩之至此無怪乎是非不明而毋疎不一也其雷同之風有以作之也甚矣雷同之爲惡也自吾少時与二三子者爲友好古而異俗故悅之者寡而群聚罵不唾則笑者所在皆是也它日二三子有去而讐羨名忌顯寵者而甘更慕之故吾亦以是少貸於之然其所以彙義与其罪誘我者皆過其寔而未有若子之知我也子之知我豈亦徒意者哉其識明其論高宜有以得之矣故嘗論子之孝於其至也非其有所見也則不言而子亦以是謂我爲知子也雖然君子之於人非苟美之而已將有益之也子之質不患不美而患日不加充氣不患不剛而患志不能一求其充焉一者而子之道立矣詩曰不失其馳舍矣如破子行勉哉過成都有吾之友李仁甫者嚮二三子者之父也予往見之以此示之

送趙使君

同前

往時資州趙使君，當家君子，起蜀西偏，提筆赴汴，与天下士游。于夫子之季，維我微子，徵考皇帝實以文，李治天下而來游。于孝者，蓋西海九州之英之傑也。顧無出吾三老右者，當其時二老蓋布衣，主天下文盟，家君子今老矣，鬚髮無一莖，黑者去家四千里，仕於夷陵之季官，而資州供老子于四明山下，凡五年乃之官方，其在汴時，二老之心自視，築嵒釣渭，何以相遠？天下之有識知者，固自以功業中人期之一時，籍籍稱黃趙，而投老得官，困于州縣，此殆天也。雖然，資州親見今天子擢宗子博士入樞廷，與編摩寔、今太丞相夜半客，蓋去天尺五而近，猶且裴徊相半寸外，况家君子之厄窮者哉？然則是行也，當爲資之人賀。不當爲資州賀也。雖然，二老未為不遇也。昔者孟子莊子同處乎戰國，以斯道鳴焉。孟子曰：其粗極之，至於精微，而莊子削落世故，豪爽不介意，其為書旁肆橫濶，詼諧百出，要其歸無，不自服。

本中來三君子之言不同莫所以言未始不同也其後佛之書傳于中原而李士大夫以爲不等佛者不可以死不知佛書未入中原而孟子莊子已極其說矣唐柳子厚李君之近此二蘇氏隱然爲一時儒宗大抵李佛得之誠無取之佛而取之孟子莊子則佛之書可廢四方之教可無行乎中原而道統一矣家君子嘗以所得著論語解十卷孔子曾子孟子授受之要備三於是而資州繁薄四明山下盡發莊子少庵爲後李指南其號自今道統出於二者當自二老始彼富貴利達其氣力足以蓋一世視二老誠過之然如草木榮華之飄風不湏更間泯滅斯盡是孰與二書万世之傳也哉然則二老蓋超然于載之上与古聖賢爲遇合是豈區區爾裸云哉夫陵夷新出於兵火焚劫之餘學者無幾雖有舊誰其授之資州將爲政於二里其俗費等而多儒庶乎其可少核矣此子爲資州人贊不爲資州贊也

昔有客來見翁山先生先生曰子蓋誦詩乎溫柔敦厚詩考也客謝曰吾某知先生意矣某性剛性剛多得謗先生曰嘻子之剛未煉也夫剛莫剛於金矣未入大火則多礦少真易折易歟使經百煉乃為利器于荆鎻跡上波雲覽陸断犀象水藏蛟龍其剛如此煉也子勤誦詩凡三百篇之意以養溫柔敦厚之氣庶其免乎小三復其言而周旋之南康宰建安陳庭傑朝彥余同年友也性資剛正卒問精深豈凡俗所可窺測貢什州縣間餘二十年矣惡言譽評拂心逆意人所難堪忍者朝竟處之異始也豈亦聞煉金之說乎抑又聞之天下之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故德慧術知乃知乎疾苦而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肺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者乃天之將降大任顧罵傲狠乃成大舜險阻艱難乃成禹文豈天之成就人才每以困苦爲造化乎又豈朝夕深知此理故安然受之而不辭乎余嘗三叩之乃對曰固嘗佩紫晶玉之戒矣華然行百里者九十載半

知之何難終之實難果能終之其所成就當如何哉胡君其無志天意無忘龜山紫宸之意以終之乎因其疾滿不歸傳述龜山之言以實之亦以自警去

送張知常序

石月先生

上即位二年秋用大臣薦召奉議郎致仕張根知常詔下士大夫以至閭巷小子莫不相慶張君舒不許人行者曰余子謁饗因爲之言曰天生聖賢君子非爲其一身計也蓋元聖在上必有同心之臣相与左右然後生靈以安而社稷以固若乃孔五之聖生於季末萬理天下卒不得志若豈天之生一聖一賢固欲遺之而使斯民不被其澤耶抑亦天爲後世計焉尔愚謂君子与其得志於後世不若得志乎當此也然士之出處嘗患乎忠孝不能兩全知常壯年投紱恩逮重親孝友之聲者聞天下然不敢違天子命令又將起而盡屈於王家知常於進退遇人遠矣某無才子聞於時獨抱器識辭辭弗老知常之限某之

私惜也爲天下惜也知常之進某之喜非私喜也爲天丁喜  
也此行也能爲人之所不能决矣方今太平既安寔安之毒已  
萌思患而預防之今日急務孰大於此可以極口而論之乎百  
萬事之間僕幸布列脣頰懷奇之士無路自達可以極力而薦  
之乎國家盛強上下内外無四顧憂計有大休戚所係可以奮  
不顧身而任之乎使方壯之下於知常瞻望咨嗟而不得復見  
者不肖当天下所望於知常也其勉之哉庚辰十月朔某

送呂莊夫序

西山先生

熙寧二年主介甫自金陵朝京師天下之士如司馬文正公舊  
與之游詣其爲君子獨中丞呂公獻可上疏論之曰安石庸人  
也用之擾天下耳雖文正公亦有善其甚矣之莫介甫旣領政  
則明言亮聲之道陰行營商之術用邪說以侮聖言立新法以  
廢舊與天下大失望文正公爭之不從以去始慨然曰呂公獻可  
之先見吾不及也異哉介甫之孝也謂天地不足畏譏祖宗不

足法謂人君不必恭儉謂人臣不當諫諍其為不祥古夫有也  
以先帝之明終罪其說不用而元豐之末天下已驟然賴文正  
公起相元祐興民休息不至於亂幸矣時中丞公已死不及見  
也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自紹聖以來小人挾人甫欺君之說以  
起朋黨之禍于文正寧永為姦為邪而公論廢矣夫下之士非  
不嘗言則不敢言甚者不許言也今日吏狃之勢至不可諱初  
無一人痛哭以告於上坐此也陛下明文正之功數人甫之罪  
以訓天下中興之兆也議者尚以人甫之卒為不可廢嗚呼何  
其謬論者故自介甫之卒行于國中五十年其害也朝廷無令  
日之禍矣士役成都筦庫呂大防爲士曹掾每相與論天下事  
必感慨太息或至於流涕也一日召大防赴政事堂且用之矣  
益在九縣為最遠掾在百僚為最下大防之賢固也所以得此  
豈曰呂中丞孫子而莊天讀中丞之書見嘗問道於伊川先生  
其自負足以辨人甫之卒安是術也必有回觀者焉

十月十七日甲子河南邵博序

箕山先生

送伯止兄赴漢州序

今之久之為謀其善於古歟其不善於古歟人皆曰我善謀古之愚不可為也愚則不知利害之擇思能保其身其惟明哲乎古之剛不可為也太剛則折其惟和乎吾不知明哲也和也其亦若古之所謂軟古之稱明哲也剛不吐柔不茹不畏強禦則其爲人所惡者多矣其稱和也爾爲尔我為我祖楊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雖不以浼而不與之同則其人內愧而不樂者亦多矣夫如是果能保其身而不折也乎或曰時異事異今不可以爲古也今之明哲也和也有異於是強與剛吾不得不畏也祖楊裸裎吾不得獨異也然則非明哲也謫也非和也同也蘇秦謫焉而死劉歆同焉而死思在其能保身而不折也乎蓋君子造不義而不避禍修己以爲義其途與禍背而忽焉遇禍則以爲不幸枉已以爲不義則適禍之路也古之謀其真爲不

善歎予尼伯止將往廣漢行二千石事其亦偏太守章以如梁  
山而惑於古今又之爲謀害不果知孰從於其別端拜以問之

送馮當可赴彭州序

同前

予父與公游知其孝於經深也時其將治彭州其餘過子因以  
問之昔周之成群有司既云孝古入官則孝可以從政也前乎  
孔子者經蓋未具矣彼之孝者不在經乎聖人之道蓋始於治  
身終於治人用之於天下可以王用之於一國或過於百里或  
儉於百里皆可以爲善國初未嘗有書也有不得天下与一國  
而爲則者其所欲爲者於其書不獲効於時必獲効於後直非  
富貴之器也善其身者也資以濟衆者也後世孝聖人之道者  
名其書以為經不求其用而求其言不被之於身而被之於其  
讀高者來之也過則曰聖人豈与人同哉求之愈遠而愈不近  
恍惚放蕩遂至於猖狂而無據於其身況於人乎安於常而著  
其所聞則不通其宜或以為古不可以仰今止謂之空言可歟

以爲身草使其徒稱之曰孺其君聘之以爵位俳外而淺中則  
又依託以售其藝而取合凡能蒙大難成太功者率出於武夫  
而儒者無自焉通一藝以上者自漢惟以爲博士弟子或人主  
從而授經則以師傳貴之而不大貴之儒者所立止於如此其  
臨利害無小大謗之則動威之則懼聽其言則竟觀其行則臨  
者皆是也聖人之道何獨可於古而不可於今耶斯吾徒之罪  
也有辭之者曰古之爲治者三封建也井田也肉刑也吾操其  
具以出猶持舟而使推於陸豈善罪也哉然則聖人外是三者  
抑以爲道耶無以爲治耶公曰稱我以儒斯頌我者也責我以  
儒斯規我者也雖老不可以不求益焉請得子言寫之俱教書  
以送之

送李中行提刑序

觀堂老人

詩之篇言豈第四詁者曰豈弟之爲稱樂易之謂也樂則其心  
泰然未嘗有所累易則人皆可以親而不難未嘗有所累故明

人皆可以親而不難故下不能為敵望之嘗許之天下之至德  
天下之至易天下之至險天下之至可凌天下之至察天下之  
善受人欺者難與陵如是而已人皆有以取之耳其生有以不  
然後又見於察也故不如未嘗有所累事來而觀見人皆可以  
親而不能為敵者之爲愈也詩之害豈第四皆大事也青絲之  
懼謾皇釐美周之所以此得福祿洞酌則望乎其君怒以用人  
民由之以休息若召康公戒成王以得是能坐却小人與之  
游處終成人君之性其効至於肖先公章土宇玉百神長委命  
康茀祿法四方合多士士之所願乎當世得是亦足矣若良士  
人奔齒其讀未嘗有味斯言之安遠也

之二十有二年鄱陽

季公出持巴子之節公盛德人皆吏下進趨詰言闇閭氣立聲  
怡異有其負終不輕出片辞以折辱人退視其所告筆禁令彌  
橫痒杞婉而應法人為肯首如善射者矣見其力但見其中也  
嘗與公上一大獄入繆以爲後當如是如是正者安其不外限

株櫛數百家連江涕行讏後一奉釋之亦莫不當奉一人  
究人始服公臨事西折奇中可驚如此也夫此非單第者功於  
某於公屬則吏道則弟子師不宜不知公今去而為西使者也  
於其行重為東人惜而賀西州人之得之也且使以亟信公則  
易治故有是說

送趙莊叔序

同前

天下礼脩政行幾年无一恨者猶風俗靡靡然耳陛下獎勵  
於上大相國曰凡都俞於前皆帝王之寔之李布之朝廷朝廷  
應矣獨吾遠方一邑一敢引劉氏雜霸之說願為惠字報辭詩  
傳容足矣視其心非寔愚者此乃可痛中間有人復欲擗大以  
欺世狂若陽兒若遇害焉世若不高下曰此道也夫固抑以避  
禍納已則不如尚由前說人且知所羞而不啞嗚呼引天下淫  
淫入於利而以道見名誰不甘此其害豈不益甚而可益痛也  
歲二十一年春皇帝策天下士至親御尊墨石三策了言事

爲廢謂屢忠信為拙以沽譽為深計以首肯為圓熟國家何賴  
於斯子大夫其為朕究洒灌革胃之術焉大哉斯言士可以仰  
承皇帝之休德當是時選士趙達能文其說數千言上得之喜  
親擢在第一於是天下益知朝廷終欲忠實吾士而喜趙君之  
得時也蓋君內高明而外沉厚由家人至鄉黨遠近皆愛而重  
之非以飾也余嘗言為善自樂不矯不沽吾敬趙莊叔莊叔亦  
以吾為知言越三年上恩趙君自簽書潼川府判官廳公事召  
校中秘書寫君為知者咸嘉歎曰君其富貴矣子喜又異上期  
以忠實愛吾士趙君之出適當其時豈偶然哉豈偶然哉使天  
下士皆如趙君為善出於中道之既明又明矣吾聞大丞相逢  
人問士喜見眉目即尔君為言後郎之西有人甚惡不文苦信  
書其口與公似不相背叛不敢構陛下所疑者是矣方困顧乞  
一官江湖間尋白鳥之舊盟時作詩句為吾君吾相粉飾太平  
事傳之後世其它不敢與也

送唐立夫赴召序

金華先生

天下一家往者蜀士獨无階朝廷不得焉中州齒蓋由元祐蘇  
范君子甘心殺身以掉生民之禍於是見憎小人遂至蜀一而  
併錮之雖然蜀士特无得於富貴尔方崇觀政宣之間中州衣  
冠之責為如何哉无尽張丞相一朝截出當軒手斷慨然欲任  
天下之重於時蜀士之勢驟驟幾振先公內前之行所為作也  
未幾卒不容於小人張丞相既逐先公坐鉤黨謫嶺外竟公廢  
死朝廷治亂至益分矣自胡虜首難中州蕩覆吾蜀父老子  
弟傾產赤立趨赴公上橐數千里關十年恤息无事則蜀果崛  
於天下耶向之小人皆晉斧鉞委草莽而近歲北門西拔蜀士  
始得以明目而迭更然觀天下固不當什一而聞之東南薦紳  
已漸有忌憚蜀士之意故去者而來者率常踵相跋夫遭變更  
世而後僅脫於墳塋及今猶將不免焉蜀士難堪乃如此幸而  
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之痛之法座不尽忘達智為天

子精言之以待久而信異而入則天下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覓  
平之時比之慙矣况異能養容淹引不遽排斥歟是於蜀士又  
重辱之也比者當可馮兄對語剖功異事者矣之要如當可乃  
無負於清議誠足為蜀士之光華也微立夫其復可望此乎先  
公人物第一沉官為至薄然文章有不朽之傳而道義有不斬  
之澤此顏氏之一脉不易累公之子嗣也惟立夫之是以于家  
法以濟世用行矣勉之秦昭之詔伸於子蘭而趙齧之功成於  
宰嚭屈原伍胥非不知之也頑人之識虧初不大相遠或誘迫  
之或拂亂之俱有命之者主上虛己從善立夫務自謹犯而勿  
欺則崛峨有神寶寵綏之且先公著蜀論不但為防閼沮遏發  
也亦謂蜀有人焉耳而脩潔無異如吾當可立夫蓋已兩士豈  
不盛哉柰何曾不朝夕以講以游繼為八重所奪然而予不敢  
致怨於盡取也又將為蜀賀為朝廷賀云

送劉襲明赴行在序

金華先生

天下治亂不極不變有以維持之則益治無以更新之則益亂故變之方取而未作也如水之欲波如火之欲發其機間不容息苟不因其擾而急乘之與不審其機而輕用之則冒突立陵燬喪城聚縱橫四出而不可遏是以聖賢不畏方治方亂而畏極治極亂自唐虞以至五季皆可參伍而驗也宣和之末治極矣而不知所以維持之故以治致亂靖康之初是變之方成也其失知所以更新之故以亂益亂然靖康之初是變之方成也其失在於不迎其機而急乘之何者於是時欲戰可也欲和可也權猶在我也夫虜人一旦長駐莫有誰何征薄國都不自意以至此堂堂華夏竟無蜂蠻之虞特恫疑虛喝以劫我也使能枕戈待旦食不下咽悉取宣和之弊事赤地而掃除之巨虜元惡陳於廟社尸其腰領而卒赤游之民北首燕路以雪大耻則一舉而可以復振不幸而不然嚴其名分優其禮幣朝馳咫尺之書名可謙成而歸虜固未能恝然而無忌也柰何羣公狃于驕首

亂日和戰之議紛紜於庭未有所定而虜已再至矣此機一跌中原遂墮及建炎之初是變之再成也其失在於不審其機而輕用之賴到錯繆屢起屢失天下之氣愈索而折於虜虜人之謀愈深而易於我和戰二者之權皆去而換手矣鮮然虜十年得中原而卒不能有之故亦無能爲也其委之於楚而終委之於齊非真委之於齊楚也姑以系民心而觀其嚮背也刈殺非不至禁約非不密而民卒不爲之用故詭挈中原而歸於我我拒而不受不可也受而不懼亦不可也是又大亂之極而機之所當察也天下至此蓋凡三變猶無以善其後尚安所稅駕乎若虜之鷙計鴉委焉之矣自今圖回注措無一不當因彼之欺收吾之利不先機然後豐不後機以貽悔可使梁秦爲吳蜀軒而不可使吳蜀爲梁秦如是則千載一時也又不幸而不然虜將有以藉口而號令中原絕其存本之恩而堅其絳安之意豈宜撓於縱擒之勢而置其子取之術品尤賤夫有啞者呼

而死矣嗚呼社稷禍福之分在此本也惟公慨然有志垂芳竹  
皇不夢苟合亦不憂不合行膺前席異寵頒明自張膽一吐肯  
中之奇昔晉魏絳既和山我言於悼公曰願君安其樂而思其  
終則有備无患君孚謀國蓋如此見丞相其併告之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一

序

送別序九

送張荊州序

南軒先生

客問於某曰張荊州之斤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李客笑曰若是哉蓋予之迂也荊州早歲叢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二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上流重地暫茲往收所以寄任之意甚重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此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早生重而望隆吾子願以講李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李者果何也耶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畫矣信如子言荊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荊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无一毫見於顏面此僕之所以歎息慕用而講李之奇是也不敢發也蓋天下之物衆矣紛倫膠葛日更于前可謂可畏也

博所以盡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直爲  
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以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万物者也而  
頤乃爲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  
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  
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蔽也不審則其  
應也必失一事之隳万事之所由隳也豈可不懼乎是以貴夫  
譯李也夫惟講李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而不固而應天下之  
物不膠吾於天下之物无所惡而物无以累我皆爲五兵役者也  
吾於天下之事无所厭而事先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  
有餘裕哉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李者蓋他求哉致其知而  
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变  
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別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  
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吾居天下之廣居  
有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李其可忽

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既以此告客於荊州之別也遂書以為獻

送方耕道序

同前

蒲陽方耕道為尉善化予謂之熟矣天資耿介臨事不苟問于其所部則翕然称其清未嘗擾民也間從予講論問辯於其秩滿而歸既惜與之別且將有善焉則從而告之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之資其氣稟不容无所偏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返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末猶反也故傳稱強矯強矯大者操而正之也頽耕道尤持夫天資之美必深察其所偏致知力行勉自矯焉異時相見當觀氣質變化之淺深而知學力之進否也耕道勉之哉耕道起而謂曰某亦頗知病之所在矣其將何以藥之乎予又告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湏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真為妄也

外高自下涉遐自近涵泳体察义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盈者可得而擴患其近於薄者則日趨於忠厚患其失於易者則積而爲致篤是則強矯之功也氣質益化則大理浸存辟面益肖端有不可掩者李其首窮極哉如其者方朝夕自矯其偏之不暇異時亦望吾子有攷焉遂書是爲贈行之序

送陳教授序

洪內翰

府寺必有掌故漢制也後世无傳焉崇寧中尚正獻公爲天官常伯念通官文書委度事多蔽其家顧金錢舞法甚不便乃請立庫及置除官臨名旨主管架閣於是六曹並建而具貞品格財視倉廩度督領高士不肯爲乾道淳熙以來始重茲選非庠序勝流若名占甲乙科莫得預由是而之成均天祿直拾級策定王然必墮身京華食玉炊桂次且光範門上書北闕父或旬月然後遂至於外秩未竟而先出命以遲之則自永嘉陳君蕃要詒審叟用李義行韻表東國分教鄱江去而羽儀清華謚者由

根挽南風標筆引帆上橘子僊游屏處不能沽酒買肉留連  
一觴又不能折柳賦詩道別意至登仙之美分付鶯花占後生  
可也紹熙二年六月十一日序

送范漕赴湖北序

趙狀元

湖北在春秋爲楚都壤地千里處諸侯雄秦爲南郡漢爲襄國  
晉宋爲宿兵重地杜預陸遜更亮謝尚之所耽戈而歎息劉元  
德孫仲謀所以返面而投隙也皇宋受命以路分天下之地數  
路之重湖北焉焉蓋爲節度者三爲列郡者十二摠十五郡之  
地爲縣五十有六其土廣故其名崇其地近故其擇人以治之  
也必詳今東興在臨安湖北爲國西門其地益近其名益崇其  
擇人而治之也甚難而加詳也紹興十五年詔徙成都范公爲  
轉運副使湖北之民企踵而望成都之民遮道而不得進公進  
焉屬吏某曰湖北成郡非所以輕重公也雖然某將爲公慶公  
名家子孫有文武長才度量雄偉可屬大事雖處外二十年聖

上之心未嘗一日忘公姓名也故將命司蜀者再詔許優厚夫  
眷甚寵不與他使者侔而他使者視公亦不敢同也方朝廷綜  
核名實出懦弛進忠良作新中興之政多士盈朝豈无可以堪湖  
北之任乃數千里命公領之公知其所以然乎方天下多事賢  
者宣力於外以爲天子懷惠遠民功成治定賢者在內以贊天  
子方機之政此古今之所同然也公在蜀有功於蜀人天子念  
公功曰湖北寔迩王畿吾將觀焉然其聞之荆楚之間其俗梗  
健而多能剽悍而易搖公歸其以治蜀之政治之薄其賦時其  
役革其羣風起其良使其民如蜀民當是時天子獨以湖北慶  
公哉某既以慶公且爲河北慶繼又爲四海慶也於是——路之  
人夫若吏若士各爲文辭稱述天子迂擢之意誠以湖北爲  
超迂優異之命而不知湖北者寔超迂之權輿也

送丁子近赴陝西宣諭幕序

方舟先生

儒者貴仁義權率以戰伐爲愧一遇以禽卒之變則曰我以仁

義未效而覆軍殺將以血肉赤子立壘城郭者相望豈仁義罪  
哉不矢權故也儒曰我孔氏徒也去食与兵而所存者信是聖  
人設爲輕重之說使人皆知以信爲重信則重矣飢者亦將以  
信而食乎茲又聖人深意而需不知察也聖人以俎豆易軍旅  
世之拘儒者以爲口實獨不知我戰則克亦孔子制勝堂上之  
奇也且世俗之情三軍方丈之情也外降酣醉主客相敵之勢  
也小者堂户大者城闈必有向背曲折之勢是亦設伏出奇所  
也手足之械便利者必有執搏之物是亦器械也語言答和揣  
摩桺闔以相周防以相聳動此正合奇勝之術也兵豈遠乎人  
情哉上者恨不得見伊尹周公大公孔子孟軻荀况與言兵之  
道下者又不得見張子房諸葛孔明荀文若與言兵之權抱病  
卒歲爲几案間腐物往往登高望遠思欲涕洟江下荆門合吳  
會出淮泗從山東帶秦隴以觀古之扼亢拊背而未暇也文生  
丁子近歸而言兵疇昔所得於六藝諸子百家無巨細一槩於

是嘗作方言書以進大率兵家利害其孝素所蓄也今欲衣冠  
襄廟之地不傾一矢之遺而復侍郎周文自禁從衡命遠使以  
慰陝右新集之氓禮命豪傑以自輔故尺檄千里辟子近爲府  
從事子近平日耿耿者得非有可言之資乎抑亦淫弄文墨於  
湖畱之職而止周文一代磊落人其有取於子近豈徒然哉翊  
日出錦官城南執一杯酌武侯盡出區區之言与子近別功名  
爲親勿起秋風之思雖貢育之勇何以過子功

送吳教授序

王潮先生

臨川於江西號士卿王介甫曾子固李泰伯以文爲一代宗主  
而皆其郡人故其民多業儒錄錄者出与它州角足以長雄故  
生文者在鄉里不甚齒錄獨素行可考而後貴也吳氏子鑑余  
爲州府時所卒進士方群試于有司余固識之登于朝中乙科  
知貢第者嘗欲以冠多士既不果則爲之延譽二時聲名藉甚  
分教郴州學以余之素也來廣西從余歷三時而後之官余嘗

鑄不以文勝益見貴於鄉里者雖然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  
與非之而不悔則貴於鄉里猶未足道鑄也蓋尚友古人益  
思未見其止者與必試於烈火而後知王万物俱流而金石固  
止余欲金玉鑄也勉之乾道二年二月既望張某序

送錢塘僧恩曉歸孤山序

東坡先生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  
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  
其孰爲誠孰爲明矣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惠惠獨不生定乎伶  
玄有言惠則通通則流是焉知真惠哉醉而狂醒而止惠之生  
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  
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赴坑窪惠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惠  
也錢塘僧恩曉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喜書善既工十五捨  
書而喜詩有奇語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

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恭少游取楞嚴觀世音語字之日聞復使聰日進而不已自問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藏盡爲遺蘆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達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雖輪區優承蜩苟有以教其巧智物無阻者聰若得道琴与書皆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万則書与詩當益奇吾將覩焉以爲聰得道淺深之候元祐六年四月二日

別張道士序

章丞相

雲林道士得太虛一點氣飽其腹中虛明爽酒如此者十有七年矣其立如鶴其步如虎坐如獅目如龜寢如抱葉之蟬与之語交交可喜窺其心蓋欲天下無物我皆能呼吸屈伸而長久也然其用心固善矣吾自涉世以來見貴人富家知以氣自養者方熙一二而窮夫賤叟誠性命曉賓主者十有七八吾以謂造物者至此爲劇也方其位高福至聲勢軒霍自有婢妾耳有絲竹厨有良肉既有凡馬公者三侯者五其曠漠如此而使知

是道無則貴人富家長不老且不死而窮夫賤叟貧困壓迫於飢寒風雨又無坎泉離火以自捍固則尚蚍蜉槿花何短長之較哉子方慎重勿泄凡貴人富家使其自得之自得之不患不尽汝切勿教凡窮夫賤叟有未能誘之使能有未盡告之使盡吾言雖激其亦庶乎合天意也

送蹇道士遊廬山序

無盡居士

成都道士蹇翊之來言於余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與爲婚姻娶妻生子與流俗無異拱辰因觀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當吾之血氣剛強視聽聰明惺惺哇嗚順吾耳青黃赤白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鄉馥烈適吾鼻滑澤纖柔佚吾肺歡欣動湯感吾意此六寇者乘吾之督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鬼祟之所欺陰魄欲沉陽魂欲飛則寇者曾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旁闥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

如女拱辰於是采蘋囊中之所有予之而謝去給以定事出遊百里遂泛沿江下漢水歷縉雲出塗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之祠觀而達不諸官也將欲浮九江入廬山結茅於歸綯之谷長嘯乎香爐之頂撫剉石以遐想挹遠溪以濯足盡吾之術以性爲基以命爲伊始乎有作終乎无爲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心迹之歸奏无絃之曲駕鐵牛之機故又不遠而來見先生也嘗試爲子言之子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弃能弃吾弗及子矣予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另外之侶曰常摠居於東林必能史子之疑請持吾之說而往問之時元豐辛酉八月赤岸竹館序

送參寥道人南歸叙

斜川居士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號醫必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隘與不遜烏乎此世俗之謂病耳何者夫君子之以謂士之立身寧有是病而無笑所謂

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江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人于君子之途而鄙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鄙肩謗失勞於夏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自敗苟求之道將如走坂如捨矢如擣豕之易也故剛寧過不失爲君子而柔韋必沒必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陋其爲人曰非君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剛媚伍文求富貴一敗而不復夫豈剛之罪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此也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游之間信然凡平日務爲可喜之論人所樂聞惟怒色忤人苟此必臨利害相弃如路人好面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嘗死而不去浮屠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剗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矣白形瘦而志不少变其徒語參寥子皆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語然參寥

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興  
坐辟虎歸人之余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  
上端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  
措正子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干硎措  
刀於何由之地而以嬰不折之鋒也此爲善用明矣子行游天  
下此大郤道大矣願俟知者不以庶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  
又能灰心槁形翛然遺世以從東郭禎子之游則余池日察之  
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送解暑履中開講序

芸室先生

文殊師利問疾於維摩詰時三十二大士各說不二法門至維  
摩默然無言文殊乃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  
入不二法門者也蓋道無間間無應緣於此面壁顏子於此  
坐忘聖賢則無事矣中智而下何賴焉然載道有經翼經有論  
持教有律尚矣釋迦文於鹿野中初成道時不作是思惟則四

十二章經不作也於婆羅樹間將入涅槃不略說法要則遺教  
經不作也由一句一偈乃至百千万億那由他如恒河沙無數  
無量則初未嘗無言也故曰如來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  
金口而木舌蓋佛之去世遠矣而此娑婆世界剛強難化必欲  
破暗昧反轉瞽瞍蒙塞而示之以圓覺普照則其言可已乎履  
公始自壯歲尊師問道諦聽經論寒暑不渝又雅學歌詩趣尚  
不凡業成矣諸君印可許升法席戛然來訪願丐一言而右往  
予告之曰昔唐柳子厚謂世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  
淫唇以為高學浮眉而不能原憲則託文章以為故今子橫眉  
正坐敷演妙義既非苟高以欺愚學道餘力一吟一詠又非託  
放以傲物而予獨何取焉噫子柳子之言如射之鵠如鑿之膏  
肓妙於切中有味其言也雖書諸紳銘諸左右佩諸韋弦識諸  
襟盂皆可也取以贈言庶幾其無悔耶行矣亦重已己紹興十  
九年中元日眉山楊某序

新刊 國朝二旦文苑文粹卷第一百七十一